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 复活

下

[俄]托尔斯泰/著 邵扬/译

Shi Wen xue  
Jie ming zhi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 复活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 复活

(下)

[俄]托尔斯泰 著  
邵 扬 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阴晓伟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8  
ISBN 7-80606-498-2

I. 世… II. 阴… III. 世界文学—名著 IV. 130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6538 号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 复 活(下)

阴晓伟 主编

---

责任编辑:李相状

封面设计:翟树成

---

吉林摄影出版社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 460 印张 1000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200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ISBN 7-80606-498-2/I·36

全套定价:918.00 元

## 第二部

### 九

聂赫留朵夫一直等到下半夜才入睡，因此第二天起得很晚。

中午，七位被选举出来的农夫应管家的邀请聚到苹果园的苹果树底下。管家布置了一张桌子和几条长凳，全都是用木桩敲进地里，再垫上木板建成的。

聂赫留朵夫和管家极力劝说才使那些农民戴上帽子，在凳子上坐下。那个裹着干净的包脚布、穿着干净的树皮鞋的老兵特别恭敬而又固执地把他的破帽子举在胸前，像在参加葬礼似的。但是当中间的一位老人戴上他的大帽子，裹紧了身上的土布新外衣，来到长凳旁坐下，别人也就照他的样子做了。这位老人肩膀很宽，相貌端正，花白的胡子里有些卷毛，像是米开兰基罗笔下的摩西，他那光秃的前额经长期的日晒而显棕黑色，周围长着浓密鬃曲的白发。

等到大家纷纷坐下，聂赫留朵夫就坐在他们对面，把他的胳膊肘撑在桌面铺着的一张写有他的方案的概要的纸上，开始叙述这个方案。

不知道是由于今天农民少一点呢，还是由于聂赫留朵夫不算计个人损失而关心大家的事情，他今天并不觉到心慌意乱。

他十分自然地主要对肩膀宽宽、留着花白大胡子的老农民说话，看他同意或是反对。但是聂赫留朵夫对于他猜想错了。这个长相端正的老农虽然有时候也赞同地点点他那具有家长气度的端庄的头，有时候听到别人的反驳就皱着眉头摇摇头，其实他不太明白聂赫留朵夫的话，经常要等其他的农民用他们平实的话解释一遍，他才清楚。还是坐在他边上的一个小老头比较明白聂赫留朵夫的语言。这个小老头瞎了一只眼睛，脸上差不多没有留胡子，身上穿一件打着补丁的土黄色布紧身的外套，脚上穿着一双后跟已经磨歪的旧皮靴子。聂赫留朵夫后来才了解他是个砌炉工匠。这个小老头快速地动着眉毛，注意倾听，马上把聂赫留朵夫的语言翻译一次。那位身材矮壮、蓄着雪白大胡子、一对机灵的眼睛炯炯有神的老头儿也可能理解他的话，而且找种种机会插几句嘴戏弄东家，凭此卖弄自己的小机灵。退伍军人看样子也颇懂事，可惜长期的军队生活使他头脑反应迟钝，而军人的习惯又让他说起话来使人摸不着头脑。对这件事情态度最严肃的是那个声音低低、鼻子很长、留着有一撮山羊胡子的那位高个子。他穿着一件很干净的土布衣服和一双新的树皮鞋，完全明白聂赫留朵夫的话，而且非到不得已时不开口。

余下还有两个老人，一个就是那个昨天在会场上对聂赫留朵夫的所有建议一概反对、牙齿脱落的老人；另一个老人身材很高、白头发、腿有点瘸，面貌和善，两只瘦脚上紧紧地裹着白色包脚布，外套一双农民的靴子。他们两个人虽然也专心听着，却几乎从没发过言。

聂赫留朵夫首先阐明他对土地所有制的观点。

“依我看来，”他说，“土地既不能买，也不能卖。因为如果土地可以买卖，有钱的人就会把土地全都买去。到那时候，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夺取没有土地的人的东西，因为他们有土地使用权，而别人没有。这样，哪怕你在他的土地上站一下，他们也要你出钱。”他引用斯宾塞的理论补充了一句。

“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将他的翅膀绑起来，瞧他还能不能飞上天。”留着花白大胡子的那位老头眼睛里含着笑说。

“这话说得一点不错。”长鼻子的那位老头声音低沉地说。

“对了，老爷。”退伍的军人说道。

“有个婆娘为她的奶牛割点草，就被抓起来，被送去坐牢。”相貌很善良的瘸腿老头说道。

“我们自己的土地在五俄里之外，地租又昂贵得要命。支付了地租，本钱都挣不回来。”牙齿脱掉的老头儿愤怒地补充说，“人家要求我们长就长，要求我们短就短，实际上，比劳役制还糟糕。”

“我和你们心里想的一样，”聂赫留朵夫说道，“我认为占有土地是一项罪孽，因此我想要将土地送交出去。”

“嗯，这可是一件好事。”蓄着摩西式髻曲大胡子的老头儿说道，显然认为聂赫留朵夫想要出租土地。

“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这个事情。我不想再这样占有土地了。如今就是要思考一下，土地应该如何分配。”

“把它交给庄稼汉就完了。”牙齿脱落的老人气冲冲地说。

起初聂赫留朵夫心里一阵发慌，感到这句话里隐含怀疑他的意图是否诚恳的意味。不过他马上镇定起来，接着那句话，把他所要说的话一古脑儿说了出来。

“我本人是乐意把土地交出来的，”他说，“但是交给谁呢？以什么方式交？交给哪些农民？再说，为什么偏交给你们的村社而不交给杰明斯科耶村社呢？”（那是附近的一个村子，份地极少。）

大家不吭声了。只有老兵说了一句：

“是，老爷。”

“好，那么，”聂赫留朵夫说，“请大家告诉我，倘若沙皇说把地主的土地都拿过来，分给农民……”

“难道真有这样的说法？”牙齿脱落的老人问道。

“没有，沙皇什么也没说。这不过是我自己说的：倘若沙皇说，把地主的土地拿过来，交给农民，那你们会怎么办？”

“怎么办？那就把所有的土地按人口平分。农民有份，地主也有份，”砌炉匠说，他的眉毛忽上忽下地迅速抖动。

“要不然又该怎么办？按照人头平分好了。”相貌和善、裹着白色包脚布的那位瘸腿老头说。

大家都同意这个方法，认为它能够让人人满意。

“到底如何按照人头分呢？”聂赫留朵夫问道。“做佣人的也会有份吗？”

“绝对不可以，老爷。”退伍军人说，尽力想作出又快乐又有劲头的样子。

但是，清楚事理的高个子农民不赞同他的意见。

“既然分配，那就应该人人有份，大家平分。”他思考了一下，声音低沉地回答。

“不可以，”聂赫留朵夫事先就预备好了反对意见，说道。“要是大家一起平分，那些自己既不劳动也不耕种的人，比如

老爷、听差、厨师、官吏、文书、还有所有的城里人，就每个都能够领到一份，能够把土地卖给有钱人。这样土地就再次集中到财主手中。那些依靠自己一小块地生活的人，他们生儿育女，人口添加，土地就会更加分散。财主就又会把缺少土地的人抓在手中。”

“对，老爷，”退伍军人赶快响应。

“那就禁止买卖土地，只有自己耕种的人才能拥有土地。”砌炉匠打断老兵的话，生气地说。

聂赫留朵夫反驳这个意见说：“一个人究竟是在为自己还是为别人种地，那难以分清。”

这时候，明白事理的高身材农民提出另一个建议，主张大家按劳动组合的方式耕种土地。

“只有种地的人才能分收成。那些不种地的，就什么也得不到。”他用果断的男低音说。

对于这种共同经营的方案，聂赫留朵夫也已经准备了反驳的论据。他说，要做到这一点大家就得都有犁，都有一样多的马，谁也不能比谁少；或者一切东西，不论是马、犁，还是脱谷机、各种农具，都归公家。不过，要这样做，就得征求大家都同意。

“我们这班人无论如何也是不会同意的。”怒气冲冲的老人说。

“那可就有打不完的架了。”长相和善的白胡子老人说。“那些娘儿们准保会把彼此的眼睛都剜出来。”

“还有，土地有瘦有肥，该怎样分呢？”聂赫留朵夫说。“凭什么有的人该种黑土，有的人就只该种粘土和砂地呢？”

“那就把肥瘦不同的土地划成小块块，由大家平分。”砌炉匠说。

对于这种意见聂赫留朵夫反驳说，问题不是仅划分一个村社里的土地，而是普遍地划分各省的土地。倘若土地是无代价地交给农民，那么凭什么有的人得好地，有的人就得坏地呢？大家肯定是都想要好地的。

“是，老爷。”那个老兵说。

其余的人全部不吭声。

“所以事情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聂赫留朵夫说道。“这一层不仅我们在思考，很多人都在思考。有一位叫乔治的美国人有了一个主意。我赞成他的意思。”

“总之你就是东家，你想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又会有谁拦着你？你拿主意就是了。”怒容满脸的老头儿说着。

这样的插话让聂赫留朵夫感觉到很窘，但是他高兴地发现，对于这种插话感到不高兴的，不仅他一个人。

“等一会儿，谢苗大叔，你叫他将话说完。”清楚事理的农民庄严地低声说。

他这些话让聂赫留朵夫取得了鼓励，他便向他们解释亨利·乔治所谓的单一税方案。

“土地不应属于任何一个人，土地应该属于上帝。”他讲道。

“对，这话一点也不错，”有几个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土地全都是公有的，每个人都享有同等权利。土地有好地有坏地，每个人都想得到好地。那么，应该如何分才公平呢？应该这么办：只要是分配到好地的人，就应该按照地价付

钱给那些没有土地的人。”聂赫留朵夫自问自答道。“但是究竟是谁应该付钱给谁，就很难确定；再说村社的公益事业也是需要筹款。所以得这么办：只要是分到土地的人，都要按照地价付钱给村社以作各种用途。这样就比较公平合理了。你想得到土地，就必须付钱，好地应该多付些，坏地就少付些。你如果不要土地，那就不用出钱，公益金就由那些拿到土地的人代替你支付。”

“这样可就合理了。”砌炉匠动了动眉毛说。“只要谁的地好，谁就应该多出钱。”

“那么乔治倒真的是个有头脑的人。”长相端正、胡子弯曲的老头说。

“不过，所定的价钱必须大家出得起才行。”高身材的农民用男低音说，分明已经看出实施这个办法将会带来的后果。

“钱数应当定得合适，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如果太高，大家就会出不起，导致亏空。如果太低，大家就会互相购买，拿土地做生意。这就是我打算在你们这儿办的事。”

“这比较妥当，也很对。嗯，这个办法不赖。”农民们说。

“嘿，这个人的头脑可真不赖。”肩膀宽阔卷毛胡子老人又说一遍。“这个乔治！他想出来一个多好的办法。”

“哦，如果我也希望得着一块地，那怎么办？”管家笑吟吟地说。

“如果能腾出一块地来，你就拿去自己种。”聂赫留朵夫说。

“你要地干什么？你即使没有地肚子也是饱的。”眼睛里含着笑意的老人说。

会议到此就结束了。

聂赫留朵夫将他的建议又重复一遍，但没有要求他们现场作答，而是劝他们同村社里的人商量商量，再将结果告诉他。

农民们同意去同村社里的人商量，然后再做出回答。然后就起身告辞，带着激动的心情回去了。很有一会儿大路上还传来他们响亮的谈话声。农民们的谈话声一直持续到深夜，从村子里沿着河道传过来。

第二天，农民们并没有干活，却都在讨论东家的这项建议。全村共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东家的这项建议对他们有利益，没有危险；另一派则认为其中有诈，但是却不知道诈在哪里，所以疑虑重重。但是到了第三天，大家全都同意东家的这项建议，纷纷走过来向聂赫留朵夫宣布整个村社的这项决定。在接受东家这项建议上，有个老太太的一些话起了很大作用。她说道东家在考虑着他的魂灵，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拯救他的灵魂。老头儿们全都同意她的话，这就完全打消了他对东家这种行为有诈的忧虑。聂赫留朵夫在达达巴诺沃的这段逗留期间施舍出去了不少钱，这也就证实老太太的解释是有理的。但是，聂赫留朵夫在这里布施钱财，当初原因是他第一次见到本地农民贫穷和困苦的窘境，大为震惊，所以虽然知道施舍是没有道理的，还是禁不住施舍了一些钱。现在他手头上的钱非常多，由于收到了去年卖出库兹明斯科耶树林的钱，还有出售农具的定金。

农民们刚刚听说东家对求告的人都给了钱，顿时就有许许多多的人从附近各地区赶来，向他要求周济，主要是妇女。他简直不知道该如何应付他们，该如何来解决问题，该把钱给

谁，该给谁多少。他认为既然他手头有很多钱，就应该把这些钱散发给那些来祈求周济而又确实贫穷的人。不过，这样偶尔把钱散发给那些求助的人却毫无意义。摆脱这种局面的唯一办法就是一走了事。他也确实这么做了，赶紧离开了那个村庄。

聂赫留朵夫住在达达巴诺沃的最后一天，到正房去，着手清理遗留在那儿的一些东西。他在姑姑的一个安着狮头铜环的红木旧衣橱底下抽屉里发现了许多信件，其中夹着一张许多人合照的相片，上面有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有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有当时还是个大学生的自己，还有纯洁、娇嫩、美丽、充满生活的乐趣的卡秋莎。在正房里保存着的全部物件中聂赫留朵夫自己只留下了这张照片和那些信件。他把剩余的东西全都让给一个磨坊主人，这个人在笑吟吟的管家的怂恿下，以原价的十分之一买下那些东西，还打算拆掉达达巴诺沃的正房，连同全部家具一齐运走。

聂赫留朵夫回忆起他在库兹明斯科耶的时候怎样舍不得放弃财产，感到很奇怪：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思想。如今他越来越感觉放下包袱的轻松快乐，而且像探险家发现新大陆那样感觉到新鲜。

## 十

聂赫留朵夫这次返回城里，感到这个城市特别鹮。傍晚，他在一片光明的街灯下从火车站走回到自己的寓所。

各个房间里还充溢樟脑的气味，阿格拉斐娜·彼得罗夫娜和柯尔涅伊都万分疲惫，怨气满腔，甚至为收拾衣物吵起架来，而那些衣物的用处似乎只在于挂出来透一透风，再收藏起来。聂赫留朵夫的房间里没有人住，可也没有收拾利落。许多箱子挡着通道，以致于进出房间都相当费劲，所以聂赫留朵夫这时候回来，显然妨碍了这所宅子里由于某种奇异的习惯而进行的工作。这种工作聂赫留朵夫从前也亲身参加过，可是农村的贫困印象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子里，现在这种工作在他看来就极其荒唐，使他极不愉快。他准备第二天搬到旅馆里去住，听凭阿格拉斐娜·彼得罗夫娜随她自己的心意去侍弄那些衣物，等到他的姐姐来了，再由她最后处理这所房子里的一切东西。

聂赫留朵夫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了这所房子，就在监狱的附近随便寻找到了家简陋、肮脏的带有家具的公寓，开了两个房间，叫仆将他从家里挑选出来的东西挪到这里，自己便去找律师。

外面天气很寒冷，在雷雨过后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春寒。天那么寒冷，风又是那么刺骨，聂赫留朵夫穿着一件薄大衣觉得身上很冷，就赶快加快步伐来暖和身子。

他回忆着农村形形色色的人：妇女、孩子、老人，还有他们的的贫困和劳累，特别是那个面容像个小老头、不住微笑的

婴儿，乱蹬着两条没有腿肚子的蚯蚓似的腿。这在他仿佛是第一次见到似的，他不由自主地拿农村的景象同城里的情形相比。他路过肉店、鱼店、服装店，发现衣冠楚楚、肥头胖脑的小店老板竟有这样多，不由得暗暗吃惊，这在他也仿佛是第一次见到似的，他们都露出衣食饱暖的神态，这样的人在农村里是一个也没有的。显然，这些人坚信，他们想方设法诈骗不识他们货色的人，并非是在干什么无聊的事，却是在做很有益的工作。还有一些臀部肥大、背上钉着几排纽扣的马车夫，头戴帽檐上滚着丝绦的帽子的看门人，头发髻曲、系着围裙的女仆，特别是那些剃光脑袋后面的头发、舒适地坐在四轮轻便马车上、轻蔑而淫荡地打量着行人的出租马车的车夫，也都露出衣食饱暖的神态。现在聂赫留朵夫情不自禁地看出所有这些人其实都是丧失了土地而被迫进城的乡下人。这些乡下人，有的善于利用城市的条件，开始过上流人那样的生活，暗自庆幸自己所取得的社会地位。可是有的在城里却过着比乡下更糟更可怜的生活。聂赫留朵夫觉得那些制靴工人就属于这类可怜的乡下人，他从地下室的窗子里看见他们在那儿做工。那些身体枯瘦、面色惨白、头发凌乱的洗衣女工也属于这类可怜的乡下人，她们裸露着瘦胳膊，在敞开的窗子前熨衣服，窗口冒出一股股混合着肥皂味的蒸汽。聂赫留朵夫迎面遇见的两个油漆工人也是如此，他们系着围裙，从头到脚沾满油漆，趿着一双破鞋，脚上没穿袜子。他们把袖子卷到胳膊肘上面，瘦弱的胳膊晒得发黑，一根根青筋暴起，手里提着油漆桶，不停地彼此对骂。他们脸色疲劳，神情气愤。运货的马车夫也是这样的脸色，他们坐在颠得摇摇晃晃的大板车上，满身尘土，面容乌

黑。有些沿街乞讨的男女也是这样，面容浮肿，衣衫褴褛，身边还带着孩子。聂赫留朵夫路过一家小饭铺，从敞开的窗口望进去，也看见了同样的脸色。

在那儿，在几张摆满酒瓶酒杯和茶具的肮脏桌子之间，穿着白色衣服的堂倌正在摇摆着身子，来回穿梭，在桌子周围坐着一些满头大汗、脸色通红然而神情呆板的人，嘴里又叫又唱。只有一个人坐在窗前，皱着眉头，嘟出嘴唇，眼睛呆滞地瞪着前方，好像在拼命回忆什么事。

“他们聚在这儿有什么事呀？”聂赫留朵夫想，不由自主地呼吸着让寒风带来的尘土和空气中清新油漆的呛味儿。

在一条马路上，一队装运着铁器的货车在凸凹不平的路上发出可怕的轰隆声，很快追上了他，振动得他的头和耳朵阵阵作痛。他加快步子，想追到货车前头去。在这铁器的轰隆声中，他忽然听见有人正在叫着他的名字。他停住脚步，只见前方不远处停着一辆轻便马车，在车上坐着一位军官，神采奕奕，肤色红润，蓄着两边翘起的八字胡子，胡子上边涂过油。他热情地冲聂赫留朵夫招了招手，笑得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

“聂赫留朵夫！是你吗？”

刚一听到这句招呼，聂赫留朵夫感觉很高兴。

“啊！申博克！”他快活地说，不过他立刻明白过来，这其实不值得这么快活的。

这个人就是当初到他姑姑家里去过的申博克。聂赫留朵夫与他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但听说他尽管欠下很多债，而且从他的兵团调到骑兵队里，却不知为何凭借某些手段始终厮混在富人的圈子里。这一点他那踌躇满志的神态就可以证明。

“见到你可真高兴！眼下，我在城里一个熟人也没有了。哎，老兄，你倒是显老了。”他说着，从那辆轻便马车上下来，舒展舒展他的胳膊。“我仅从你走路的姿式就认出了你。哦，怎么样，咱们一块儿去吃饭？你们这儿哪家馆子的菜还不错？”

“我不知道是否有时间陪您。”聂赫留朵夫回答，一心只想尽快摆脱这位朋友而又不会得罪他。“你到这里来干什么？”他问道。

“有事情啊，老兄。有关于监护的事。我如今当上监护人了。在经营着萨玛诺夫的产业。说真的，他是一个财主。他患了脑软化症。但他拥有五万四千俄亩的土地呢！”他活灵活现地说，好像他自己具有这么多土地。“他那份资产糟蹋得很多。土地全部都租给了农民。但是他们一个钱也不上交，欠款就达到八万多个卢布。我去了仅仅一年就扭转了局面，让东家添加了收入百分之七十。你说如何？”他得意洋洋地讲。

聂赫留朵夫回忆起，他听人讲过，申博克由于荡光了家产，还欠下许多债，这才利用特殊关系，当上一个浪费成性的老财主的资产监护人。如今他就依靠这种监护工作生活。

“怎样才能够摆脱他而又不会得罪他？”聂赫留朵夫一边想，一边瞧着他那张神采奕奕、胡子光光的胖脸，听着他亲切地讨论哪家饭馆的菜式好，吹嘘他作监护工作的本领。

“哦，那么我们到底上哪儿去吃饭呢？”

“可惜我没有时间了。”聂赫留朵夫看了看他的怀表说。

“那么你听我说。今天傍晚赛马。你去看吗？”

“不，我不去。”

“你去吧。我现在已经没有马了。但我老是赌格里沙的马。